

讲座

第一编

任继愈

主编

文津演讲录

之一

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编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为天地立心

为生民立命

为往圣继绝学

为万世开太平

郭齐家敬题

三〇二·十一·三

郭齐家 题

融江古今
开启未来

陶文钊

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八日

陶文钊 题

青春永
在
徐城北

徐城北 题

講座課滿百規模廣
且崇中華大文化宣
播力恢弘宏且事而集蓋或
舉建殊切魏文津館

四章

其藉望神州文

寶歲四海都望隆

今復設

講座席

所

為羣賢時一會以慶文

留迹

題

到京師不備講座百期
盲人周汝昌

周汝昌 題

鐵而不香
金石可鏤
任继愈
2004.5.19.

任继愈 题

前 言

国图分馆，曾经被众多的读者亲切地称之为“老北图”，在20世纪50年代，就因战功地举办学术讲座而为社会各界人士所称道，老台等一代文化巨匠都曾作为这里的主讲人传道授业、答疑解惑。2001年新年伊始，国家图书馆分馆继承“老北图”的优良传统，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图书馆扩展文化功能，全方位、多角度传播文化信息的客观要求，举办了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名人系列讲座。昔日曾亲身聆听老一辈学界泰斗教诲的莘莘学子了，如今也作为各学界的骄子走上这神圣而庄重的讲坛。

一年来，我们举办了文史、政经、音乐、美术等系列讲座共99场，听众近万人次。从他们渴望的目光里，我们感到了肩上的重任；从他们满意的笑容中，我们感到了由衷的欣慰。许多专家学者和读者通过讲座，成了图书馆的朋友，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可贵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，而更多的人则经此渠道记住了国家图书馆，记住了国家图书馆分馆。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褒奖。

在国家图书馆分馆重新开馆一周年、学术文化讲座100场之际，我们从中选出部分讲座内容，汇集成册，系列出版，给主讲人和听讲者一个留念，给未曾听讲者一份补偿，也给我们的工作一个小小的总结。

所选讲稿，主讲人多为年近古稀的学界名流、文坛泰斗。他们用毕生心血，焚膏继晷，皓首穷经，故而成绩斐然，蜚声士林。当然，这里所选的部分，并不能代表更不能涵括讲座的全部内容，而且我们自己所做的努力，在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这一宏伟大业面前，也显得微不足道。但我们坚信，只要我们锲而不舍、矢志不渝，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史上，将会留下我们的探索足迹。

编者

2001年1 2月

《讲座》丛书

所收文章皆为知名学者、社会名流的精彩讲座，遵循“思想自由、务实严谨”之原则，取八方思想之精粹，采众家之所长，集各科之要义。旨在为读者开启心智、提升自我、去伪存真，让经历、地位、性情各异的芸芸众生在“新经济时代”找到“点石成金”的方法，继而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各位主讲人用毕生心血、焚膏继晷、皓首穷经，故而成绩斐然、蜚声士林。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尊敬的人。

每篇讲稿，都见解精辟、格调高雅，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并重，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。

相信所有“上进的”、“探寻着的”读者都能从中受益。

丛书主编：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

本册编者：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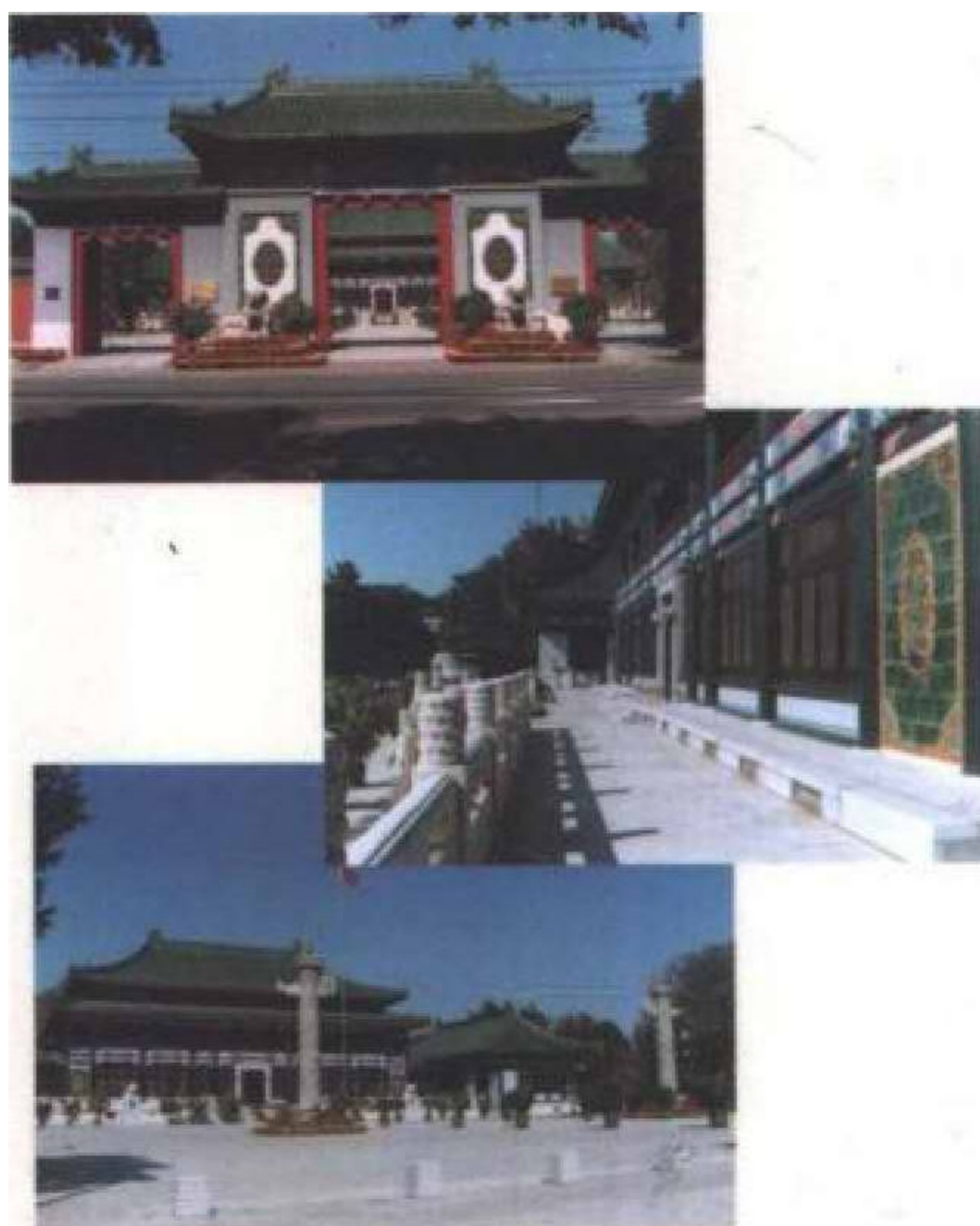
读者信箱：asnl@263.net

责任编辑：宋安莉 李德升

金丽萍 周玉玲

策 划：寒晓尘

封面设计：李 尘



图片：国家图书馆分馆实景

目 录

- 周汝昌 从中华文化看《红楼梦》 / 1
- 任继愈 唐玄奘取经与《西游记》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/ 29
- 朱家溍 清代礼俗 / 43
- 钱 逊 儒学与人生 / 63
- 何祚庥 生产力的发展规律 / 81
- 杜迺松 步入古代青铜艺术宫殿 / 101
- 卞祖善 音乐与人生 / 121
- 刘诗嵘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百年纪念 / 137
- 施用海 “入世”与环境问题
——企业如何提高产品的环境竞争力 / 173
- 陶文钊 “9.11”事件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 / 203
- 徐城北 四大名旦比较说 / 227
- 郭齐家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 / 251

周汝昌

从中华文化看《红楼梦》

周汝昌

周汝昌，1918年生于天津。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、中文系研究院毕业。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。著名学者、资深红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。历任全国政协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届委员以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、燕京研究院董事、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和作家协会会员、书法家协会会员等多种职衔。

周汝昌著述宏富，研究深广。《红楼梦新证》为其代表作，另著有《曹雪芹传》、《红楼梦与中华文化》、《红楼艺术》等十几部红学专著。还有《杨万里选集》、《范成大诗选》、《书法艺术答问》等著作。《岁华晴影》、《脂雪轩笔语》以及近日出版的《北斗京华》、《天地人我》是其随笔集和自传体文集的代表作。



今天的课题应从哪里切入呢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我昨天就大家共同感兴趣的“切入点”列了十几个，但还是不知该从哪儿讲起？因为我不了解在座的同志、朋友们的文化层次、兴趣爱好以及需求的重点。我无法预料，也无法估计。咱们只是一个碰撞。我想，如果我们有运气、有缘分，碰撞得好，就会有一个好的效果。

先说严格的“红学”本体定义，与读小说中的情节故事不同，所以最初的清末人讨论“钗黛争婚”、“孰优孰劣”等问题，并非真正的学术性质，只是人们茶余酒后闲谈的话题。后来发展了，以王国维为始，又引来了一位西方哲学家叔本华，在解释《红楼梦》时他说，人的一切痛苦、烦恼都是因为欲望，如果首先把欲望消灭了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王国维的论文是一长篇的读后感，对《红楼梦》的作者、版本及其关键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切的研究。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这种评价，不符合曹雪芹的创作原意。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王国维这个大学者，他在其他研究领域，诸如词、曲、史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。但自王国维先生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开始，已经进入文化的大范围了。他们不是讲故事，也不是讲艺术。以后的蔡元

培、胡适之，一直到这个世纪的文化巨人鲁迅、梁启超，以及严复、林纾、陈寅恪等诸位先生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用他们各自独特的方式来揭示《红楼梦》，解释《红楼梦》，处理《红楼梦》的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个什么问题，他们是要来讲小说吗？讲表哥、表妹，三角恋爱，是这样一回事吗？这些大学者他们为什么都如此看重《红楼梦》，各自对《红楼梦》进行各式各样的思索、探讨？我认为这首先就是一个大文化问题。

拿当前的例子来说，王蒙、刘心武先生都是知名的作家，后来他们都对《红楼梦》感兴趣，开始研究《红楼梦》，成了红学家。要说他们这些作家研究《红楼梦》，肯定对人物形象、性格刻画、语言运用等问题感兴趣。而恰恰相反，他们根本不是如此。你说怪不怪，他们做了红学家，他们的兴趣集中点都不在那些文学理论常识，他们研究的路子完全在文化范畴。我草草地说这些，就是为了提醒大家，《红楼梦》这部表面上貌似小说的伟著，它本身的属性不是一部寻常的所谓文学作品、小说作品。我们可以说，它是一部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作品。这是一个真理。并不是因为现在谈文化时髦，我们为了提高《红楼梦》的价值、地位，硬把《红楼梦》套上中华文化的桂冠，不是的。

从文化的角度来重视《红楼梦》，据我个人所知，是1986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国际《红楼梦》研讨会时，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，他说，你看今后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方向、趋势（今天叫作“走向”）应该是怎样的呢？我说要从《红楼梦》的文化含义来向前发展。今天看来，这种说法没有错。今天的《红楼梦》研究不是很兴旺吗？！

但是，有人要问：什么是文化？你指的是什么？今天文化的用词含义很宽，很泛；很乱，也很滥。你看看报刊上的文化版，什么文娱呀，休闲呀，包括一些无聊的东西都美其

名曰文化。我们讲中华文化就是讲这个吗？不是的。我们所关怀的是我们中华的大文化，并不是什么食文化、酒文化、筷子文化、装饰文化，现在所谓的文化是太多了。从《红楼梦》里看，我们中华民族，我们中华文化的基本整体大精神是什么？我想，我们应该思索、探索这个问题。这样才有意义。可是这个说起来就难了，而且非常困难。

现在一般的《红楼梦》的版本，普通的普及本，打开一看，仍然还是那一段。作者白云：“曾经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。借此通灵之说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。”大概如此等等。这本来不是正文，是批语，后来混入了正文。这是作者同时代的挚友记录曹雪芹自己作书时候的感想。这里面就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内容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他说借此通灵之说，把真事——就是不敢说的真事、大事故，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巨变这个不能明写，所以改其名曰梦幻。经历了梦幻之后，将真事隐去，这个梦幻还不就是那个真事。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拐弯，有很多人弄不清楚，在那里争论不休。

曹雪芹经历了这个无法说明叫作梦幻的家世生平的巨大变故，然后借此通灵之说作这部书。这第一个总的大题目，我们要思索了。什么叫通灵？那个很好懂啊！通灵不是指的通灵宝玉吗？借这个宝玉做主人公写这部小说。对呀！你回答的一点不错。但是我们就要问了，什么叫通灵宝玉？通灵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一个文化“切入点”。曹雪芹思考的是宇宙、天地、人，时间、空间、历史，人的来源、人和物的关系、人和己的关系。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社会、家庭、伦理、道德，待人、对己，无所不包。《红楼梦》的内容是讲这个，而这个还不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真正的内容吗？请诸位想一想。我们今天讲这个，希望你们首先要把以往熟悉的那些看法都暂时抛开，那不是讲什么哥哥、妹妹、爱情、婚姻不自由悲剧，你们把这个暂时放下，如果老是被这个缠着，那

永远也进不到文化的层次。至于高鹗后续四十回书，他把曹雪芹经历的巨大的梦幻，也就是隐去的真事都撇开，把具有巨大的文化内容的部分都淹没了，掩饰掉，把你们引向一个小小的悲剧：很庸俗地用红盖头盖住一个假装的新娘，骗这个傻瓜贾宝玉。这么一个庸俗的小悲剧，这是高鹗的“杰作”，而不是曹雪芹的作品本身。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。

如果我们尊重曹雪芹的话，他这个通灵有来源，石头有来源，太虚幻境也有来源。大家注意，凡是曹雪芹要用梦、幻、虚、无、假来描述的部分，恰恰是有意用来迷惑你。你可能认为：这是今天的虚构，小说嘛，“假语村言”无所谓。其实越是这些字眼的背后，隐藏的真正重大意义的内容越多。要掌握这一点关键，这是曹雪芹的秘密。

《红楼梦》的开头是从女娲炼石补天开始的。女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母、老祖宗。中华民族这一群人就是从那儿开始的。经过她的锻炼，就能够有灵性。本来这个石头是没有知识、感觉、感受、感情、思想、表现能力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经过娲皇一炼，都有了灵性。灵性已通，这就叫通灵。通灵二字从何而来？来自晋朝一个大艺术家、大文学家顾恺之。他的小名叫顾虎头。《红楼梦》的第二回，借贾雨村之口，说出一个人名单子，罗列了中华文化很多重要的、出奇的人才，其中包括许由。许由听到让他去做官，他赶紧到水边去洗耳朵，他不爱听，意思是他不走做官这条路。曹雪芹把许由摆在第一位，今天我们姑且不去细说它。下面就是六朝的那些人：嵇康、阮籍、刘伶，下面一个就是顾虎头，然后是王、谢二族，再下一个可能就是六朝的陈后主、唐明皇唐玄宗、宋徽宗。然后是大词人柳耆卿柳永、秦少游秦观，下面又罗列了一些唐代著名的艺术戏剧家、音乐家李龟年、敬新磨等等。另外还罗列了女子卓文君、红拂、薛涛